

锦 县 文 史 资 料

第 八 辑

(萧军史料专辑)

政协锦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锦 县 萧 军 纪 念 馆

合编

一 九 九 〇 年 二 月

前 言

已故著名老作家萧军同志，原籍锦县人。纵观萧军的一生，是革命奋斗的一生，也是经历坎坷的一生。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执着于革命的文学事业。为党和人民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也非常热爱故乡，关心家乡人民，对家乡的文化教育事业给予很大的支持。为了表达家乡人民对他的怀念，锦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同锦县萧军纪念馆，特征集、编印了《萧军史料专辑》一书，做为纪念，并教育后人。

本书主要搜集了萧军的生平事迹，以及我县接触过萧军的一些同志撰写的萧军与故乡等方面的稿件，主要体现了家乡人写萧军与家乡的事。另外还刊登了萧军的夫人王德芬老人及其二女儿萧耘同志撰写的萧军热爱故乡，同家乡人民有深厚感情的文章。在征集、编印萧军史料过程中，得到了很多同志及有关单位的的大力支持。在此，对为我们撰稿的同志及给我们支持的单位及个人表示深切的谢意！

因为我们水平不高，征稿范围有一定局限性，对萧军的事迹了解的不多，难免有些片面和错误，恳请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目 录

萧军生平·····	萧军治丧委员会 (1)
著名革命作家萧军·····	宋力军 (6)
萧军童年的故乡与故事·····	张 栋 (26)
鲁迅与萧军·····	张 栋 (35)
萧军，凌河大地的赤子·····	张 栋 宋海泉 (47)
萧军与《锦花》·····	宋海泉 (55)
“蜗蜗居”里访萧军·····	胡笙祯 (59)
萧军创作学术讨论会在长春举行·····	宋海泉 (62)
锦县萧军文学创作学术讨论会的前前后后·····	张 栋 (64)
萧军重返下碾盘沟村纪行·····	大碾乡 (71)
萧军热爱故乡·····	王德芬 (75)
鬓丝垂霜两依依·····	萧 耘 (80)
萧军初版、再版的著作及内容简介·····	张 栋 (84)
锦县萧军资料馆建馆录·····	宋力军 (89)
锦县萧军纪念馆简介·····	马劲宇 (97)
萧军纪念馆留言录·····	王仲红整理 (108)

我和萧军的几次接触·····	马劲宇	(112)
和萧军接触的深刻印象·····	隋鸣九	(118)
忆著名作家萧军·····	刘福廷	(121)
厥业维新·····	宋继业	(123)
病榻深情·····	宋力军	(125)
萧军遗体告别仪式纪实·····	宋力军	(128)
市委书记的情怀·····	宋力军	(133)
悼念萧军的诗五首·····	韩中贵等	(136)
萧军治丧委员会名单·····	萧军治丧委员会	(138)
讣 告·····	萧军治丧委员会	(140)
锦县萧军墓·····	马劲宇	(141)

萧军生平

萧军，原名刘鸿霖，曾用笔名三郎、田军。原籍辽宁省义县（现属锦县），一九〇七年农历五月二十三日生。

他六岁入本村私塾读书。十八岁入吉林陆军三十四团骑兵营当骑兵。一九二八年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因伸张正义被开除学籍，此后，曾任东北陆军宪兵教练处少尉军官及武术助教。这期间，利用自己军人的特殊身份掩护过地下党员的活动。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萧军同志有感于国土的沦丧、民族的危亡，在吉林舒兰县与友人筹谋组织抗日义勇军。事败，潜入哈尔滨，化名三郎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涯，在中共哈尔滨地下党的影响下，从事多种形式的反满抗日活动。一九三三年，他与萧红（悄吟）出版了散文、小说合集《跋涉》，不久遭到日伪当局的查禁。迫于形势的险恶，他和萧红一起逃亡青岛。在青岛曾任《青岛晨报》副刊编辑，并完成了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的创作。

一九三四年底，萧军去上海，在鲁迅先生的指导下从事左翼文学活动，参加了《海燕》、《作家》等刊物的编辑工作。一九三五年七月，萧军自费、非法出版了《八月的乡村》。这部表现中华民族奋起反抗侵略者的伟大精神的长篇小说一出版，即受到了当时进步文艺界和读者的一致赞扬，

被誉为是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文学上的一面旗帜。鲁迅先生为它写的《序》里称赞它是一部很好的书。一九三六年鲁迅先生逝世，萧军参加了“鲁迅治丧办事处”的工作，担任万人送葬游行队伍总指挥，并在万国公墓代表《译文》、《作家》、《中流》、《文季》四大刊物及“鲁迅治丧办事处”致悼词。是《鲁迅先生纪念集》编辑人员之一。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历时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萧军同志紧跟时代的脚步，在武汉与胡风等人编辑《七月》，不久遭到国民党特务绑架，经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董必武同志营救获释。一九三八年三月萧军第一次去延安，后去兰州，又转赴四川，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理事，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一九四〇年夏，萧军第二次到延安。在延安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理事，“延安鲁迅研究会”主任干事，《文艺月报》编辑、《鲁迅研究丛书》主编，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讲师，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

抗战胜利后，一九四五年冬，萧军随部队从延安出发前往东北解放区。在张家口与邓拓同志等组织“鲁迅学会”。一九四六年秋，萧军到达哈尔滨，受到了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应邀进行了五十多天的群众性讲演活动。同年十月，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东北总分会在哈尔滨成立，萧军被推选为常委、研究部长。十一月，萧军去佳木斯任东北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院长。一九四七年春，萧军返回哈尔滨，在中共东北局宣传部支持、资助下，创办鲁迅文化出版社和《文化报》，任社长和主编。不久，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和处置。一九四九

年四月，萧军到抚顺矿务局任资料室主任兼抚矿京剧团顾问。

一九五一年初，萧军来到北京，在北京市政府领导同志的关照下，先后担任北京市文物组和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研究员。同时，在极端困难的境况下从事《五月的矿山》、《第三代》、《吴越春秋史话》等长篇小说的创作。

十年浩劫当中，萧军同志受到了残酷的迫害。

在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一九七九年十一月萧军以古稀之年重返文坛，第一次参加了全国文艺界代表大会——即第四届全国文代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被选为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翌年，北京市文联第四届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协北京分会第一届代表大会分别召开，萧军被选为北京市文联常务理事、北京作协副主席。一九八〇年四月，经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宣传部批复，中共北京市委给萧军同志作出了正式的政治结论，确认他是“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有民族气节的革命作家。”十二月，被聘为第五届北京市政协委员。萧军重返文坛以后，在紧张的创作之余，曾应邀前往全国各地进行频繁的讲学活动。

一九八一年八月，萧军应邀去美国参加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国际纪念活动——“鲁迅遗产会议”；一九八三年一月应邀参加新加坡首届“国际华文文艺营”活动；一九八五年夏，应邀去日本参加内山完造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东京内山书店建业五十周年纪念活动并赴仙台拜谒鲁迅先生纪念碑，为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一九八七年五月，萧军又以八十高龄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香港、澳门，受到了港澳各界的热烈欢迎。

近几年来，吉林大学、黑龙江大学、辽宁大学先后举办了萧军文学创作五十年学术研讨会。萧军认为这是中国人民，特别是东北人民给予他的最大荣誉和奖励。

一九八四年三月，中国作协北京分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庆祝萧军文学创作活动五十年”大会，与会者对萧军同志的文学创作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一九八六年九月，萧军同志赴故乡，参加辽宁锦县“萧军资料室”落成典礼。

萧军同志生前曾任第六届、第七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国作协北京分会副主席、北京市老舍文艺基金会副会长及中国鲁迅研究学会理事等职。

纵观萧军同志的一生，是革命奋斗的一生，也是历经坎坷的一生。他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一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想，以鲁迅先生战斗的硬骨头精神和治学为人的态度，指导自己的一切。他以求得祖国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人民的翻身，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作为自己为人文的方向；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执着于革命的文学事业。他的作品反映了时代的精神、民族的命运，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影响了一代爱国的知识青年，为中国现代文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从不文过饰非委过于人、坦荡磊落、个性鲜明、无求无惧、铁骨铮铮，是我们党的一位刚正不阿的好朋友。

萧军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不幸于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二日凌晨与世长辞。他的逝世是我国文坛的重大损失。今天，我们怀着无限的敬意向我们爱戴的这位文坛勇士、具有民族气节的革命老作家告别。

安息吧，萧军同志。

萧军同志治丧委员会

一九八八年六月三十日 北京

著名革命作家萧军

宋力军

一九〇七年的旧历五月二十三日凌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萧军，诞生在辽宁省锦县大碾乡下碾盘沟村。碾盘沟，是松岭山脉沟沟岔岔中的一个较大的村庄，背靠连绵的丘陵，前依宽阔的河滩，河滩的南面是一眼望不到边际的逶迤的山岭。一座宛如金字塔一样的山峰正对着村庄高耸着。萧军，就从这里开始了他坎坷多艰的人生旅程。

萧军本姓刘，大号刘鸿霖，小名“欢气”（欢喜意）家里人也叫他小林。萧军这个笔名是一九三四年十月他在青岛给鲁迅先生写第一封信时开始采用的。刘家是个大家族，据说祖籍山东，迁到辽西开荒占草至少有十四、五代了。在下碾盘沟村当时的二、三百户人家中，刘氏家族竟占了五分之一，可谓人丁兴旺。萧军的祖父刘荣，在村中是个颇有声望的男子汉，他以弹棉花、租种菜园，冬天用驴驮煤贩卖为生；为人沉静、自尊，无论做什么事都有自己的主张。萧军的祖母是个热心、慈善的劳动妇女，每天“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萧军的父亲叫刘清廉，是刘荣的长子（兄弟姐妹九人），原来以耕种土地为生，后来学得一身过硬的木工本领，成了远近闻名的细木玻璃匠人。他热衷于开作坊、办商号，在本世纪初荒芜闭塞的辽西，无疑是一位具有一种“野性”的开拓者。还当过骑兵，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本

入侵东北后，他和弟弟们一道，参加过短期的抗日义勇军。虽然对人热情、性格豪爽、但脾气暴躁、大男子主义、夫权思想严重，动辄雷霆之怒，有时对妻子还大打出手。萧军的母亲顾氏，是义县城东董家屯人，出身于清朝中级官宦人家，待到她出嫁时，祖父和父亲早已故去，家贫宅卖。顾氏到刘家给萧军的父亲做了续弦。萧军七个月的时候，旧历腊月二十三过小年，萧军的父亲要出远门，嫌妻子只顾喂孩子没有照顾他，于是，把顾氏鞭打一顿，她不堪受辱，吞食了大量的鸦片。不愿心爱的儿子独自留在人间，也往萧军的嘴里塞了许多鸦片。幸亏萧军的五姑及时发现才使他免于死。然而，萧军的母亲却没有抢救过来。一个七个月的婴儿失去了生母怎么活呢？萧军在他的回忆录《我的童年》中写到：

“由五姑和四叔抱着我到每一家有乳儿的女人那里去‘赶奶’……有时本村的奶赶不到了，就把我和五姑骑在驴背上，由四叔赶着驮到附近邻村去。为了吃一顿奶，常常要往返二、三十里的路程。”“我就是吃着众人的奶血长大起来的！因此，我一生也不能忘了‘众人’。人奶吃不到的时候，我也吃过牛奶、马奶、驴奶、羊奶以至狗奶。”

一九一三年，六岁的萧军被父亲送到本村一所私塾读书。于是，他被迫坐到一间阴暗、古井一般的屋子里，刻板地背诵《三字经》、《百家姓》。一九一四年，父亲又把他送到沈家台国民小学读书。学校设在沈家台镇西北山坡上一所破旧的关帝庙里。虽说是洋学堂，却实行旧礼教。教员穿长袍，入学礼孔子。虽说教他喜爱的图画、体操，有他最感兴趣的历史、地理，但也有他头痛的《四书》、《五经》，他又腻烦了，开始逃学，去山里玩耍、河里摸鱼。当然，这

也免不了受父亲的一顿顿毒打。

一九一五年，萧军八岁的时候，家庭发生了重大的变故，父亲的商号一夜之间破产了，债主把门市和家里所有的东西抢夺一空。爷爷和爸爸躲债在外，他家一下子从“准小康”坠到困顿之中。这使他充分地领略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面对着残酷的现实，萧军仿佛一下子长大了许多。他随祖父、父亲到“边外”（今内蒙南部一带）过了一段艰苦的流亡生活。这期间，他饱尝了人世间的苦难与不幸。生母早逝、父亲的冷酷、继母的寡情、家庭的败落，似滴滴苦水灌满他的心田，孕育了他本来就桀骜不驯的性格。

在碾盘沟的十度落秋里，萧军受到了最早的文学启蒙教育。祖母的故事、五姑的驴皮影，四叔的大鼓书，都使萧军如醉如痴，那些嫉恶如仇、不畏强暴的古典文学中的英雄人物，使他从小就崇尚豪侠，喜爱习武，幻想成为武林高手，背插单刀一把，闯荡江湖，杀贪官、劫污吏……可以说，辽西粗砺的水土、猎猎的劲风，培养了萧军思想性格的特质：粗犷、豪放、豁达、刚烈。

一九一七年冬天，父亲把他接到了长春，在“吉长道立国民高等商埠小学”二年级插班，他各门功课都很好，特别是国文，常列全班第一名。课余时间，萧军常随父亲到日本租界去镶玻璃。日本租界高楼大厦和中国民房低矮阴暗形成的鲜明对比，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蔑视欺辱，使萧军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强热的刺伤。同时，父亲高昂的爱国热情也给萧军以深刻的影响。一九一九年，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了，长春的学生也纷纷罢课上街游行示威，萧军当时只有十二岁，他也头戴秫秸编的“芥蒂斗”，上书“提倡国货”“四

个大字，高呼革命口号，在大街上跑了几夭。此时，“国家”、“民族”的意识在他头脑中更加强化了。

一九二二年，萧军十五岁，父亲在故乡锦县下碾盘沟村为他择偶，一个长他一岁的农村姑娘与之结婚，生活了十年。

一九二四年，萧军读到高三第一学年时，因反抗一个不正派的体育教员欺辱，而被学校无理开除了学籍。一九二五年，十八岁的萧军离开了家，遵父命自谋生路去了。他首先到吉林省吉林市南郊巴尔虎屯陆军三十四团，即吉林卫队团所属的骑兵营当了一名骑兵，改名刘吟飞。后来到营部的书记处当了一名“见习上士”。这期间，在同事罗炳然的指导下，萧军系统地学习了唐宋诗词，学会了做诗。在挚友方靖远（即方未艾，辽宁台安县人，原山东大学副教授、现本溪市政协委员）和当时的著名诗人徐玉诺的帮助下，阅读了大量的古今中外作品，接触了鲁迅等作家的新文学作品。

一九二八年，化名刘羽捷的萧军以第八名的成绩考入张学良举办的东北陆军讲武堂候补生队，学习初级军事。同年冬天他改名刘蔚天，转入讲武堂本校第九期第十期合并的第二总队炮兵队学习。当时，他对文学的爱好几乎达到热恋的程度。

几年的旧军旅生涯，使萧军对社会、对生活的认识更加深刻，满腔的愤懑，使他觉得不吐不快了：那是一九二九年初春的一个晚上，值星官领学员们到田野上去练喊“口令”大家拼着嗓子大喊大叫一阵之后，就随便散步谈天。忽然，有一群人呼喊着重、笑叫着、追赶着一颗球一般圆滚滚的东西。

“踢呀！踢呀！都来踢人头球呀！”声音喊得热烈而尖利。待那球一般的東西滾到蕭軍腳下時，他看清了原來是一顆泥血模糊、短髮蓬蓬的人腦袋！他不禁脊背寒冷，急忙閃開身子，快步走向一片樹林。不幸的是這樹林正是這人頭屍體埋葬的地方。坟坑已經被狗或者是狼扒開了，四處散落着一些灰色的破布片。蕭軍彎下身去，借着落日的余暉，從一個暗黃色的臂章上辨認出這個被斷了頭的死者是中國兵士。蕭軍茫然地看着眼前悲涼淒慘的情景，听着漸漸遠去的喊聲、笑聲，他只覺得血壓升高，腦袋里轰鸣炸响，於是，他攥緊了拳頭，仰望着蒼天，高喊着：“那些軍閥們，利用你們的性命奪地盤發財致富。他們買姨太太，吃喝玩樂……你們死了，卻在這裡被狗啃，腦袋被大家當球踢，你們就這樣甘心？難道你們就這樣怯懦么？”回到宿舍，蕭軍奮筆疾書，寫了一篇題為《懦》的一千五百字的散文，署名“酡顏三郎”。五月十一日沈陽一家日本人辦的《盛京時報》副刊“神皋雜俎”上，刊出了蕭軍的處女作。《懦》一發表，立即在社會上引起極大的反響。蕭軍就是這樣，從創作的第一天起，就緊扣生活的脈搏發出了反抗黑暗勢力的呼聲！

一九三〇年春天，講武堂的学习生活临近结束时，因队长残酷殴打学员，蕭軍伸張正義，被校方開除了學籍。同學們都為他沒能拿到畢業文憑而深感惋惜。他自己寫了一首自喻詩《開除以後》（即《言志》）：“讀書擊劍兩無成，空把韶華誤請纓，但得能為天下雨，白雲原自一身輕。”離開講武堂以後，他曾到遼寧省昌圖縣陸軍二十四旅當了幾個月的准尉見習官。後來又回到沈陽憲兵教練處當了少尉助教分隊長。

一九三一年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萧军认识了中共党员、沈阳平旦中学教师佟英翹。为了掩护佟开展地下工作，萧军把自己的一间房子让给佟住，并以军人的身份使佟免受军警的干扰，顺利地进行党的秘密工作，这是萧军接触中国共产党的开始。

一九三一年秋天，“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了沈阳城，中华民族处在最危险的时刻。对奉行不抵抗主义的国民党反动派，萧军气愤已极。他不眠不休，四处奔波鼓动。他劝说宪兵队教练处的长官把二百名学员带枪拉出去组织抗日游击队，结果不但没被采纳，而且挨了一顿臭骂。学员们被解散了，官长逃向北平。这年冬天，萧军到吉林舒兰县，想把那里的东北陆军六十六团二营组成抗日义勇军，由于叛徒告密失败了。叛军将他和营长马玉刚等人押解出境。之后，他和方靖远参加了冯占海领导的抗日部队，萧军担任联络和宣传工作，终于如愿以偿。这个期间，他和方靖远又认识了地下党员黄吟秋（即黄仲庵）和金伯阳（当时化名杨朴夫，别名北杨）。和他们一起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为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沈阳的罪行，萧军写了一篇散文《暴风雨中的芭蕾》，署名刘蓓力，刊在哈尔滨《国民日报》副刊上。

一九三二年二月五日，日军占领了哈尔滨，冯占海的抗日部队撤退后，萧军和方靖远在哈尔滨继续参加地下党反日活动。由于政治环境恶劣，萧军下定了以死报国的决心，他把妻子打发回锦县老家，并告诉她，自己以后要漂泊天涯，抗日救国，生死未卜，为免误青春，请她另行改嫁，从此，两人断绝了夫妻关系。在哈期间，萧军根据上海出版的一本

小说《珍珠恨》，改编成一出反封建的评剧《马振华衰史》并由萧军亲自导演。离开剧团以后，萧军用“燕白”、“白燕子”笔名给抗日进步报刊撰稿，结识了哈尔滨民办的《国际协报》副刊主编裴馨园。裴馨园很赏识萧军的才华，聘请他当了该报记者。从此，萧军弃武从文，正式开始了从事文学创作。

一九三二年六月的一天，《国际协报》副刊主编老裴（裴馨园笔名）交给萧军一封求援信。信是一个叫张乃莹的女文学青年写来的，她诉说了自己受骗失身被旅馆老板扣押，要被卖到白房子（下等妓院）去的悲苦遭遇，希望报社伸张正义，救她出魔窟。萧军看过信后，对老裴说：“这女子危险，我去看看！”于是，萧军风风火火地来到了哈尔滨当时的道外十六道街东兴顺旅馆。在一个储藏室模样的阴暗房间，见到了一个面色腊黄、身体孱弱的孕妇。萧军听她诉说了自己的身世，对她深表同情。当萧军要离开时，忽然看到盖着高粱米饭碗的纸上写着一首纤丽哀婉的小诗：“这边树叶绿了，那边清溪唱着：——姑娘啊，春天到了……去年在这时，正是吃青杏的时节，今年我的命运，比青杏还酸！”和几个魏碑郑体（郑文公）双钩大字，他如同电光火击，猛然一震，问道：“这是谁写的？”萧红（即张乃莹）忽闪着长睫毛的大眼睛，轻轻回答：“我写的。”萧军感到眼前的一切都倏地变了，这个面色苍白、愁苦的姑娘是世界上最最美丽的人！他决心将这个多情多才的封建叛逆者，不惜一切地从困厄中拯救出来！于是，他掏出身上仅有的五角钱，让萧红买些吃的。然后回报馆筹措款项，替她还债。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在洪水漫街的一天把萧红救出火坑，结为